



小妹出生后，村里人对父亲说：“虽说你的闺女们都长得水灵，可家里还是要有个小子，有力气，能干活，是顶梁柱哩。”父亲笑着说：“老话说得好，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疼人，对爹娘知冷知热的，不比小子差哩。”

端午节后，父亲扛着铁锹来到房后的菜园边上，前前后后转了几圈，大步丈量了，紧跟着菜园开始挖土。几天的工夫，就挖了二亩大小的一片地。

镇上大集的时候，父亲买来几大捆树苗，在挖好的地里种。福全叔腿脚不好，看着父亲栽树苗，一瘸一拐地走过来，“老哥哥，种点嘛不好？咋种了这么一片泡桐？这树虽说长得快，可木头轻软，做不得正儿八经的家什哩。”父亲说：“这树挺好哩，开花香，又好看……”

福全叔说：“那就栽点槐树槐树啥的嘛，木头值钱，打家具结实，比泡桐好哩！”父亲说：“不换啦，就栽泡桐吧，不换啦……”福全叔盯着父亲的脸看了半晌，摇摇头，背着手，一瘸一拐地走了。

几场雨后，泡桐树苗挺直的树杆，碧绿的叶子，圆圆的树冠如同小伞。父亲一边种地，一边照看着泡桐。赶上雨水稀少，就担水来浇。从村西头的水井到林子，要拐过七八条胡同，穿过大半个村庄，每次都要几百担水。

高大瘦削的父亲，挑着大水桶，一趟一趟地走，水花洒出一条泥泞的小道。肩膀压得红肿，腰背酸痛，汗交错在脸上脖子上，头发蒸腾着热气。直到浇完了，看着绿得发亮的树，父亲眼里满是欣喜。

小妹两岁时，右胳膊起了一层红色细密的小疙瘩，不停地大哭。母亲以为是湿疹，找了草药煎汁涂上，小妹仍大哭不止。父亲心急如焚，抱着她来到村卫生室。

赤脚医生刘珍珠仔细看了，涂了层药膏，又拿一包药片研成细末，洒在胳膊上，用干净的塑料纸包好，父亲抱着小妹回了家。没想到，半夜时分，黑暗中又响起小妹尖厉的哭声。

母亲点亮煤油灯，见小妹哭得脸通红，声音嘶哑，怎么哄都安静不下来。只好把小妹的夹袄袖子剪开，一点一点揭开塑料纸，昏暗的灯光下，那些红色的小疙瘩，都烂得不敢看了。母亲两眼含泪，急得在屋子里直打转。父亲眉头紧皱，对母亲说：“别急，你先抱着孩子，我出去一趟。”

父亲拉开院门走了，约摸个把小时回来，满脸是汗，喘着粗气，身上被雾水打湿一片。他指着院外说：“我刨了两棵泡桐，没长成也实在没法。我把树扛到镇上去卖

南
荷北
佛

割草的少年

孙克艳

我对青草，有特别的感情。少年时，很多农活都靠双手和力气，耕牛是户户最重要的财产与工具。养耕牛，是庄户人的百年大计。牛要吃草，羊猪鸡鸭鹅兔子都是要吃草的。一筐筐的青草，可以省下不少饲料。所以，割草实在是一件日常工作。人们总是忙不完农活与家事，割草的活儿，都落在了半大不小的孩子身上。

走出村庄，总能看到割草的少年们，一个大竹筐，一把闪亮的镰刀，顶着烈日而出，迎着晚霞而归。家乡的那片地长什么草，那里的青草最是鲜肥，哪种草牛羊最喜欢，少年们知道。

最好是在晴朗的下午，青草没有露水，牲口吃了不伤身。没有露水的青草也较轻，扛回家省劲。毕竟，割草的少年，得靠稚嫩的肩膀，扛起那筐沉重。那肩头，品尝着真实的幸福与快乐，也有清晰而明明的苦涩。青草压弯着少年昂扬的身躯，脑袋不得不勾着低下，看脚下的土地。

我从小学就有割草任务，伙伴们约上，一边玩一边割，等到太阳西下，筐子也差不多满了。望着无限的原野，西天上璀璨的晚霞，与老羊倌一起，听着田间的虫鸣，嗅着乡野的清新，扛着青草回家，是简单而知足的幸福。

割草是苦差，要艰辛地寻觅，一边割一边拖着草筐前行。遇到长刺的刺角芽，刺刺秧，要受皮肉之苦。而被镰刀割到手，割草的孩子都会遇上。哭是免不了的，一边哭一边摘刺角芽的叶子，揉搓了包裹伤口，用手按着，是割草少年都知晓的止血土方。左手的食指中指，都有明显的伤疤，似一枚枚勋章，彰显着孩子们的成长。

野草疯长的季节，镰刀后面是一张张嘴巴。野草来不及生长的日子，少年们离家越来越远，跑遍了田野的角落角落。

多年过去了，曾经割草的少年们，已是人到中年。连成绿海的野草，肥美而恣意，却早已无人问津。乡下的野草长疯了，长出令人望而畏畏的姿态，告诉我们，曾经的时光远去。

曾经的割草，却于无声中，沉淀在时光的河流，让我怀念割草的少年们和那些有哭有笑的岁月，以及布满伤疤的、劳动的双手。 ■毛毛 摄影



大运之河

刘琴

梧桐树下的人

刘琴

了，咱就带着孩子去城里看病。”

父亲用卖树换来的钱，和母亲抱着小妹来到城里医院，治了几天，小妹胳膊上的红色疙瘩消了。医生说，带着药回家涂抹，等患处结痂脱落就好了。一个月后，小妹的胳膊和以前一样了，父亲和母亲才放下心来。

后来，母亲遇见村里的“大喇叭”刘桂花，她说这疙瘩叫胎里毒，是孩子在胎里妈妈吃了咸辣的东西。母亲听了，愣愣得说不出话来，随即泪流满面。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过得艰难。父亲从部队带病回家，一家人住在两间土坯房里，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年到头见不到肉菜和白面。母亲怀着孩子，吃的也是青菜熬稀粥。没钱买酸味的水果，母亲只好倒点老醋，用碗端着慢慢地喝。

父亲给母亲做几个窝头，再从菜园里摘几个辣椒，切几根咸菜，在母亲眼里就倍感欣慰了，她记不清吃了多少辣椒，多少咸菜。刘桂花不是医生，她的话不是结论，却在母亲的心里留下一抹难言的酸涩。

十年后，泡桐树长得又粗又壮。每到夏天，喇叭状的花朵满树盛开，一簇簇，一穗穗，浓浓的香气飘出几里地。远远望去，泡桐树林遮天蔽日，如同一片紫色的云霞。

父亲常到林子里，坐在树下，一边吸着老旱烟，一边望着泡桐树，嘴里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有时候过了饭点。母亲走出家门一路寻来，见他仍痴迷的坐在树下。母亲站在林子边上喊着：“这都啥时辰了，也不回家吃饭？”父亲并不急躁，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土，慢慢走出林子，指着泡桐树笑说：“好，好啊！”

三年后，我升入高中，学校在离家五十里远的杨柳镇，成了住校生。第一次放假是下午，天色已晚，离家远的同学都第二天回家。对我来说，回家是心中唯一的念头。我骑着自行车冲出校门，上了那条熟悉的小路。我终于看到家里的灯光，已是晚上九点多钟。

父亲和母亲正在院子里拾掇玉米，见我回家都很高兴。看着我被汗浸透的衣服，深陷的眼窝，消瘦的脸，母亲眼里汪满了泪水，连忙提着汽灯到菜园里割了把韭菜，父亲和面烧水打着下手，母亲赶快包着饺子。坐在炕上，看着我低头猛吃的样子，母亲无尽的心疼。

后来每隔半月，父亲会准时出现在校门口。他抱着一个布包，里面是母亲做的糖火烧，白面饼，煮鸡蛋，用罐头瓶装的甜面酱，还有煎得香喷喷的小黄鱼。父亲放下东西，嘱咐几句，顾不得歇息，就返程了。

看着父亲送来的东西，我知道家里逢年过节也很少吃到。每逢镇上大集，人群里总有父亲的身影，他面前是粗壮的泡桐树干。卖树的人很多，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父亲的树，每次都是天不过晌就卖完了。父亲说：

“买的卖的都不易，我少卖几块也罢……”

大姐大学毕业后，进了外贸公司，爱人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军校生，从部队转业后，在粮食局工作。他们在城里安了家，成了村民们羡慕的拿工资的城里人。几年后，大姐买了楼房，添了电视机、录音机，还为父亲买了一辆新自行车。

我高中毕业后参军，七年后佩戴中尉军衔的我，与同为军人的爱人在部队组建了家庭。第一次和爱人探亲回家时，远远地看见那片泡桐树，看见树下的父亲和母亲，一颗心瞬间被温暖包围。

看着我们的军装，看着一枚枚闪亮的军功章，父亲和母亲高兴得不知说啥才好。父亲满怀激情地讲自己在部队那些刻骨铭心的事，我知道，那刻印着辉煌与梦想的军章，是父亲心头最深的眷恋……

又过了三年，在幼儿园当教师的小妹，嫁给了邻村开货车的小伙子松涛。幸福的小家，买了汽车，还盖了二层小楼，日子过得悠闲自在。因为离家近，小妹和松涛隔三差五地开车回家，后备箱里装着大米面粉、鸡肉肉蛋。松涛老实本分，心地善良，是个能吃苦有闯劲的小伙子，进了门一刻不闲，劈柴垛草，打扫院子，挑水浇菜，喂猪喂鸡。看着他手脚麻利的身影，村里人无不夸赞。

云去云来，岁月如歌。古老静谧的山村，犹如绚丽多彩的画，泡桐树林也成了一道迷人的风景。家中的小院里，丁香和月季竞相开放，火红的海棠映照着院子。

父亲和母亲坐在竹椅上，摆一壶绿茶，花香茶香随清风袅袅飘散。母亲微笑着，眼里满是幸福，“老头子，咱这辈子没有小子，日子过得不比谁差哩！”父亲点点头，透过院墙边的花丛，看他栽下的高大茂盛的树。泡桐，在家乡以至广袤的江北，也被叫做梧桐。父亲就温和又平静地说：“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苗青 摄影



太白湖畔

村夏跳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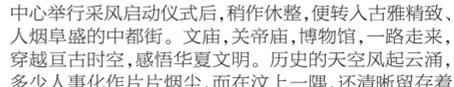
缪贞道

夏日村居，书斋闲静。翻翻这本，又翻翻那本，实在翻不出兴味来。发着呆，忽然，一只跳蛛从书架上跳了出来，这无聊总算有了生机。

跳蛛，豆粒大，色褐黯，足短善跳，四处游猎，是乡下常见的小蜘蛛。它们或伏于墙角垣边，或隐于菜畦瓜架。若是夏夜，与好友灯下对弈正酣时，这小机灵倏的跳入棋盘，跃上棋子，瞪着大眼，左看右瞧，那副唯我独尊、叱咤将相的威风，让棋手分了神。

村里人称跳蛛“捕蝇钩”，大概是苍蝇的天敌，捕抓神快，宛如垂钩高手，抛竿即去，收钩即得。这个不结网的跳蛛，却编织着村娃们的七彩趣事。男孩常把跳蛛养在密封的玻璃瓶，抓来苍蝇喂，趁女孩不留意，把跳蛛放入她们的文具盒，等待惊叫的场景。

村娃如此喜爱跳蛛，而长辈却相反，甚至还流传着



一个阳光灿烂、挥汗如雨的夏日，我随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沿着红色足迹前行”2021中国(汶上)红色采风团，风尘仆仆走入古老而又年轻的汶上。带着虔诚的敬意，抚摸古城的每一条筋脉，我向古城走来。

每个人的视界不同，打开古城的方式也会千差万别。你沿北部的大汶河或西部的小汶河，可以悠悠然水路而来；你由东岳泰山南下，驾车穿越汶水，再乘舟飘然而去，可以感受汶水之上的文化底蕴；你从兵家重镇兖州西行，跨越平原地带，可以领略季风湿润的田园风光。汶上，这座矗立在汶水之上的古城，正处子般静默地等你的到来。

我们一行二十人驱车北上，在汶上县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举行采风启动仪式后，稍作休整，便转入古雅精致、人烟阜盛的中都街。文庙，关帝庙，博物馆，一路走来，穿越亘古时空，感悟华夏文明。历史的天空风起云涌，多少人事化作片片烟尘，而在汶上一隅，还清晰留存着诸多文明的碎片，在灿烂的阳光中，闪烁着耀眼的光。

站在中都博物馆的廊檐下，眼望这座双层双檐楼阁式建筑，内心涌起无数感慨。始建于唐开元十三年文庙，供奉的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因为他曾在此做过中都宰，治礼仪、行教化，遗风流韵至今让人心潮澎湃。西临大宝相寺，东临文庙的关帝庙，祭祀的却是三国蜀汉名将关羽，这位武圣以忠义见称于世。一座县城，文圣与武圣比肩，化为两座文化昆仑，不知给齐鲁文化增添了多少神韵和风采。

作为文化古城，汶上远不只有这些，距我们不远处，就是“北朝最初名胜，东土第一道场”宝相寺。这座始建于北魏的寺院太子灵踪窟宫深处，供奉着释迦牟尼真身佛牙和舍利等百余件佛教圣物。西汉时期，佛教东渐，慢慢传入中土大地。一段艰辛的历程，瞬间落脚并深深

游目骋怀

邹城之旅(组诗)

何真宗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万州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何真宗，来邹城探望万州区挂职干部，赴相关镇街参观学习，创作了《邹城之旅》

四面八方涌来的都是敬畏，比如，敬畏一份爱，敬畏一种德，敬畏一个家和国。

是啊，我们比起孔子有太多的失敬了，有太多的失敬了，有太多的失敬了，需要拱手作揖，需要坦诚相待……

我喜欢这里的人，总是怀着敬畏之心，让礼仁的灵魂复活……

——这里是东大，一望无垠的平原，仿佛孔孟之乡的修行，不与群峰争高低，不与大海争风流，做好自己，就是与众不同。我庆幸没有错过一间民宿的典藏，是明月之夜的静听，是尘世烟火的回澜，是梦中的舞蹈，是南方与北方的怀抱，把时光最美的辉煌，构成最美的风景。

走进东大，每一条街道，繁华在延伸，时光擦亮的旧地名，记忆包罗万象，未来辽阔，心轻如燕，不高傲，不喧嚣，不张扬，青山绿水，小桥人家，遇见你遇见爱，——大美东大。

我是被一阵风吹来的风，游弋在尼山圣湖，夜色斑斓，乐韵悠扬，仿佛一场穿越踏歌而行。

高山仰止，灯火阑珊，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浩浩荡荡的千秋，有一座塑像代言。

不少贬义的民谚。比如“捕蝇钩，溜个达，不去结网怎成家”，暗讥跳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又如“小蛛小蛛，一掌清除”，可事实上要拍到它又谈何容易；再如“只会治蝇不会治蜂”，讥笑欺软怕硬，只敢捕蝇不敢惹蜂。其实，央视《人与自然》还真播过跳蛛捉蜜蜂过程呢，长辈们大概都没亲眼见得，且又错过这个节目，所以才谬传至今。

这些年的暑假，我都要网购一两箱书回村，名曰避暑苦读，其实大多束之高阁。前些天，读到宋代卫忠武《蝇虎》诗句：“状有类蛛蚕，见物常勇投。奋身如虎猛，所得亦蝇头”，“蝇虎”就是“跳蛛”，逼真描绘了其形其动，寥寥几字，意味隽永。我对“蝇虎”这一称呼，甚为中意，如同壁虎不是虎，蜗牛不是牛，但听起来自满满满。

村头老中医说，跳蛛可入药，用于跌打损伤，有活血通脉的功效，在药典里学名也叫蝇虎，还有蝇虎、蝇豹等别名。村中有人在外经营宠物店，曾说不少城里人把跳蛛当成养宠，不同品种价格在百十元间不等。噫嘻，真是小觑它了。

回过神来，跳蛛已不知去向了。自踱书斋，寻寻觅觅，望着窗外浓翠树叶，有的静蹲，有的游移，有的飞跃，这一蹲一移一跃，俨如跳蛛，隐现在村夏里的每个角隅。



扎根于汶上。佛教文化犹豫不决，缓缓而来；儒家文化笑容满面，张开温暖的臂膀。当中西两种文化在汶上的十字街头相遇之时，这座古城的虚怀若谷，早已淋漓尽致呈现给世人。

古城汶上还是一座红色之城。在中都博物馆、在烈士陵园，在汶上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了同样的名字——陈伯衡、曹志尚和刘星，还记住了一个在中华版图上似乎并不起眼的地名——永安寺。

三十年代风雨如晦，野心勃勃的日寇将战火燃烧至齐鲁大地的那一刻起，陈伯衡的目光投向组建抗日救亡自卫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小小的永安寺迅速成为一粒火种，点燃了抗日的烽火。由陈伯衡、曹志尚、刘星组建的队伍，一直活跃在鲁西北一带，给不可一世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烟尘已逝，英雄浩气长存，多少红色记忆让我们感慨不已，向英雄致敬！

走进汶上烈士陵园，我们的脚步变得沉重，目光凝重地注视着墓碑群中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心中默默涌起对英烈崇高的敬意。协会主席成岳提议，采风团全体成员向烈士纪念碑鞠躬默哀，以最朴素最崇敬的仪式，祭奠为国捐躯的英烈。

在纪念馆内，我们细心听取了曾任县文武部长盛向东讲述的不同时期汶上英雄人物事迹，深切体会到无数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英雄已长眠热土，但他们创立的事业永在，英雄之城会昂首阔步，砥砺前行。

远在北部的郭楼镇，也已魅力尽显。我们前往之时，正是瓜果飘香，村庄街道两旁豆角青绿，辣椒成畦，茄子诱人。小巷深处的农家乐主人笑容满面，热情如火。这里是古邳国的旧址，据说在明嘉靖二十五年就已被发现。

时光荏苒，汶水汤汤。走在县城的街道上，都能让人感怀历史的悠远沧桑。离开时，不觉油然而生眷恋。 ■毕云天 摄影

东山小鲁

悠悠汶水之上

孙守名

循着一条幽深葱郁的小道走进，约有二三里吧，有几间小屋。矮矮的，旧旧的，顶上长满了野草，墙根和檐子的瓦当长满了绿苔。没有院墙，偌大的林子里，一草一木都是它的景色。

主人是谁？有谁见过？我也只是见过一次。那天已经是傍晚了，我就瞎逛，误打误撞，撞着了它的主人。大约七十来岁，个子不高，头发胡须都已花白，穿得朴素干净，特儒雅。

我靠近小屋的时候，主人正在烧茶。不远处一条石桌，几个小木凳，桌上除了茶具，还放了一摞书。有点旧了，但很整齐，一点角都没折。

主人见我过来，朝炉子添了一把柴，微笑着示意我坐下，说，茶马上就煮好了，等会儿喝一杯。

我也没有客气，说，好，就坐下了。看看，都很眼熟。感觉和主人已有多年之交，感觉来过这地方很多次。也就两三分钟，茶煮好了，主人先给我倒上，然后再给自己倒上。

茶香带着缕缕热气，清香扑鼻。我呷一口，清醇淡雅，心想这绝对是上品，主人肯定不是一般人。

哪里哪里，可不是什么好茶，是我没事人在山上采的一些叶子，不知道中不中。

是吗，这山上还有这么好的叶子？那就好，你若喜欢，走时带上一。说着，就把话题转到那摞书上。

您喜欢看书。也谈不上喜欢，就是没事儿翻翻，都是些老书了，你若喜欢的，拿去看就是了。我瞅了一眼石桌上，没动那书。他领会了，说，屋里多着呢，来，你看看有喜欢的没有，拿几本。说完，起身带我向小屋走去。门是老木门，下面有高高的门槛。吱扭一下，主人推开门，我迈过门槛一看，惊呆了，满满当当全是书，分门别类，整整齐齐。

主人说，这屋子已经好多年没有来过客人了，这些书也孤独了。我仔细看看，又用手摸摸，书架上，书本上，没有一丝灰尘。我说，您保存得好啊。主人笑笑，不是不是，是这儿环境好，有山有水，草木葱郁，生不出什么灰尘。可惜的是，现在读书的太少了，人脑子里的灰尘太多了，需要打扫啊。

我接过，深表谢意。出了小屋，稍坐，天就黑了，与主人告别。他把装好的茶叶让我带上，挥挥手，又转身煮茶去了。

回到家，我赶紧跑到书房，想看看那几本书写的到底是什么。奇怪的是，掀一本是空的，掀一本是空的，几本书连一个字都没有。我怀疑是小屋的主人拿错了，准备第二天一早去找他老人家问问。不巧，第二天我很忙，到了傍晚才有空。还是循着那小道走进，可走了四五里地，还没找到那几间小屋。来回找，依然是找不到。

天晚了，月亮都已爬上树梢。一位砍柴的老人，背着一捆柴下来，我问老人，知不知道那个小屋在哪儿。他摇摇头说，从没见过有什么小屋。我愣在月光里，脑袋空了。猛地，我发现了，那砍柴人，不就是小屋的主人吗？我赶紧追过去，能寻到的，也只有散落的月光。 ■汤青 摄影

游目骋怀

邹城之旅(组诗)

何真宗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万州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何真宗，来邹城探望万州区挂职干部，赴相关镇街参观学习，创作了《邹城之旅》

四面八方涌来的都是敬畏，比如，敬畏一份爱，敬畏一种德，敬畏一个家和国。

是啊，我们比起孔子有太多的失敬了，有太多的失敬了，有太多的失敬了，需要拱手作揖，需要坦诚相待……

我喜欢这里的人，总是怀着敬畏之心，让礼仁的灵魂复活……

——这里是东大，一望无垠的平原，仿佛孔孟之乡的修行，不与群峰争高低，不与大海争风流，做好自己，就是与众不同。我庆幸没有错过一间民宿的典藏，是明月之夜的静听，是尘世烟火的回澜，是梦中的舞蹈，是南方与北方的怀抱，把时光最美的辉煌，构成最美的风景。

走进东大，每一条街道，繁华在延伸，时光擦亮的旧地名，记忆包罗万象，未来辽阔，心轻如燕，不高傲，不喧嚣，不张扬，青山绿水，小桥人家，遇见你遇见爱，——大美东大。

我是被一阵风吹来的风，游弋在尼山圣湖，夜色斑斓，乐韵悠扬，仿佛一场穿越踏歌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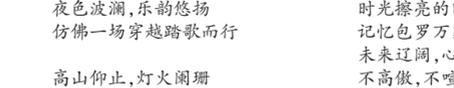
高山仰止，灯火阑珊，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浩浩荡荡的千秋，有一座塑像代言。

不少贬义的民谚。比如“捕蝇钩，溜个达，不去结网怎成家”，暗讥跳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又如“小蛛小蛛，一掌清除”，可事实上要拍到它又谈何容易；再如“只会治蝇不会治蜂”，讥笑欺软怕硬，只敢捕蝇不敢惹蜂。其实，央视《人与自然》还真播过跳蛛捉蜜蜂过程呢，长辈们大概都没亲眼见得，且又错过这个节目，所以才谬传至今。

这些年的暑假，我都要网购一两箱书回村，名曰避暑苦读，其实大多束之高阁。前些天，读到宋代卫忠武《蝇虎》诗句：“状有类蛛蚕，见物常勇投。奋身如虎猛，所得亦蝇头”，“蝇虎”就是“跳蛛”，逼真描绘了其形其动，寥寥几字，意味隽永。我对“蝇虎”这一称呼，甚为中意，如同壁虎不是虎，蜗牛不是牛，但听起来自满满满。

村头老中医说，跳蛛可入药，用于跌打损伤，有活血通脉的功效，在药典里学名也叫蝇虎，还有蝇虎、蝇豹等别名。村中有人在外经营宠物店，曾说不少城里人把跳蛛当成养宠，不同品种价格在百十元间不等。噫嘻，真是小觑它了。

回过神来，跳蛛已不知去向了。自踱书斋，寻寻觅觅，望着窗外浓翠树叶，有的静蹲，有的游移，有的飞跃，这一蹲一移一跃，俨如跳蛛，隐现在村夏里的每个角隅。



扎根于汶上。佛教文化犹豫不决，缓缓而来；儒家文化笑容满面，张开温暖的臂膀。当中西两种文化在汶上的十字街头相遇之时，这座古城的虚怀若谷，早已淋漓尽致呈现给世人。

古城汶上还是一座红色之城。在中都博物馆、在烈士陵园，在汶上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了同样的名字——陈伯衡、曹志尚和刘星，还记住了一个在中华版图上似乎并不起眼的地名——永安寺。

三十年代风雨如晦，野心勃勃的日寇将战火燃烧至齐鲁大地的那一刻起，陈伯衡的目光投向组建抗日救亡自卫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个小小的永安寺迅速成为一粒火种，点燃了抗日的烽火。由陈伯衡、曹志尚、刘星组建的队伍，一直活跃在鲁西北一带，给不可一世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烟尘已逝，英雄浩气长存，多少红色记忆让我们感慨不已，向英雄致敬！

走进汶上烈士陵园，我们的脚步变得沉重，目光凝重地注视着墓碑群中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心中默默涌起对英烈崇高的敬意。协会主席成岳提议，采风团全体成员向烈士纪念碑鞠躬默哀，以最朴素最崇敬的仪式，祭奠为国捐躯的英烈。

在纪念馆内，我们细心听取了曾任县文武部长盛向东讲述的不同时期汶上英雄人物事迹，深切体会到无数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英雄已长眠热土，但他们创立的事业永在，英雄之城会昂首阔步，砥砺前行。

远在北部的郭楼镇，也已魅力尽显。我们前往之时，正是瓜果飘香，村庄街道两旁豆角青绿，辣椒成畦，茄子诱人。小巷深处的农家乐主人笑容满面，热情如火。这里是古邳国的旧址，据说在明嘉靖二十五年就已被发现。

时光荏苒，汶水汤汤。走在县城的街道上，都能让人感怀历史的悠远沧桑。离开时，不觉油然而生眷恋。 ■毕云天 摄影

获麟记

林中的小屋

杨福成

循着一条幽深葱郁的小道走进，约有二三里吧，有几间小屋。矮矮的，旧旧的，顶上长满了野草，墙根和檐子的瓦当长满了绿苔。没有院墙，偌大的林子里，一草一木都是它的景色。

主人是谁？有谁见过？我也只是见过一次。那天已经是傍晚了，我就瞎逛，误打误撞，撞着了它的主人。大约七十来岁，个子不高，头发胡须都已花白，穿得朴素干净，特儒雅。

我靠近小屋的时候，主人正在烧茶。不远处一条石桌，几个小木凳，桌上除了茶具，还放了一摞书。有点旧了，但很整齐，一点角都没折。

主人见我过来，朝炉子添了一把柴，微笑着示意我坐下，说，茶马上就煮好了，等会儿喝一杯。

我也没有客气，说，好，就坐下了。看看，都很眼熟。感觉和主人已有多年之交，感觉来过这地方很多次。也就两三分钟，茶煮好了，主人先给我倒上，然后再给自己倒上。

茶香带着缕缕热气，清香扑鼻。我呷一口，清醇淡雅，心想这绝对是上品，主人肯定不是一般人。

哪里哪里，可不是什么好茶，是我没事人在山上采的一些叶子，不知道中不中。

是吗，这山上还有这么好的叶子？那就好，你若喜欢，走时带上一。说着，就把话题转到那摞书上。

您喜欢看书。也谈不上喜欢，就是没事儿翻翻，都是些老书了，你若喜欢的，拿去看就是了。我瞅了一眼石桌上，没动那书。他领会了，说，屋里多着呢，来，你看看有喜欢的没有，拿几本。说完，起身带我向小屋走去。门是老木门，下面有高高的门槛。吱扭一下，主人推开门，我迈过门槛一看，惊呆了，满满当当全是书，分门别类，整整齐齐。

主人说，这屋子已经好多年没有来过客人了，这些书也孤独了。我仔细看看，又用手摸摸，书架上，书本上，没有一丝灰尘。我说，您保存得好啊。主人笑笑，不是不是，是这儿环境好，有山有水，草木葱郁，生不出什么灰尘。可惜的是，现在读书的太少了，人脑子里的灰尘太多了，需要打扫啊。

我接过，深表谢意。出了小屋，稍坐，天就黑了，与主人告别。他把装好的茶叶让我带上，挥挥手，又转身煮茶去了。

回到家，我赶紧跑到书房，想看看那几本书写的到底是什么。奇怪的是，掀一本是空的，掀一本是空的，几本书连一个字都没有。我怀疑是小屋的主人拿错了，准备第二天一早去找他老人家问问。不巧，第二天我很忙，到了傍晚才有空。还是循着那小道走进，可走了四五里地，还没找到那几间小屋。来回找，依然是找不到。

天晚了，月亮都已爬上树梢。一位砍柴的老人，背着一捆柴下来，我问老人，知不知道那个小屋在哪儿。他摇摇头说，从没见过有什么小屋。我愣在月光里，脑袋空了。猛地，我发现了，那砍柴人，不就是小屋的主人吗？我赶紧追过去，能寻到的，也只有散落的月光。 ■汤青 摄影